

美丽的遇见

□李娟银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眼下已是晚春,可在气候偏冷的北方,春天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各种各样的花草色彩斑斓、盛装出场,此刻它们倾情上演的,正是一场春天的花事。

这场花事的主角,是被人称之为“花中君子”的兰花。漫步郊外,一大片蝴蝶兰正开得热闹,它的美,素净淡雅超凡脱俗;它的美,清新俊逸光华夺目。蝴蝶兰,顾名思义,状似蝴蝶。它的叶子是勺形的,又大又扁,绿油油的,均匀地分列两边,叶片均匀而光滑,青翠而繁盛,散发出勃勃生机。蝴蝶兰有五片扇形的花瓣,其中两片左右对称,就像两个翅膀,微风轻拂,花儿频频摇曳,就像紫色的蝴蝶在风中翩翩起舞。

由于气候原因,兰花在北方的种植少之又少,可眼前的蝴蝶兰却开得热烈,宛如亭亭玉立的仙子,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透出非同寻常的气质和韵味,让人为之驻足,为之陶醉。

兰花,不似牡丹雍容,不如青竹挺拔,然而它淡泊悠远、情趣高洁,是一种品德的象征,是一种人格的启示。我国古人对于兰草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和偏爱。屈原在写《离骚》的时候,就以兰花自比:“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不仅自喻,而且喻人:“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兰草是屈原人格精神的寄托,是行为内在的信仰。明朝诗人徐渭在《兰》一诗中



说:“千红”,不仅一语道破兰花压倒群芳的清香无可比拟,也表达了他孤傲愤俗、独与兰花为伍的清廉本性。清代诗人郑燮有诗云:“兰草已成行,山中意味长。坚贞还自报,何事斗群芳。”写出了自己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的志向。

单说兰,并没有什么稀奇,偏偏那兰花身边的一棵棵梨树,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算不上玉树临风,算不上俊秀挺拔,可那花木扶疏、树影婆娑的场景颇为赏心悦目。远远望去,满树的梨花玲珑纤巧、肤白胜雪:有的羞涩地打着卷儿,似开非开,像一颗洁白的绒球挂在枝头;有的刚刚张开几片花瓣,花瓣呈环形将细嫩的花蕊包裹在里面;有的花瓣全部舒展开来,冰肌玉骨、晶莹剔透,就像仙女身上的白纱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梨花在枝头颤动、摇曳,和着轻柔的节拍轻轻起舞,空气中氤氲着一股淡淡的、馨香甜美的气息,沁人心脾、一尘不染。

梨花花色皎洁美丽,在古诗中多用来形容美人。“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杨贵妃云鬓花颜之貌,轻歌曼舞之态,唯有梨花才可与之媲美。“玉容寂寞”“梨花带雨”都用来形容女子虽然落寞,泪水纵横依然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姣好的面庞就像一枝带着春雨的梨花。“天上嫦娥未识,料应清雅似梨花”,梨花美得清丽出尘,美得绝尘空灵,让人心动不已,想来天上的嫦娥,也应该清雅得像梨花一般吧。作为诗人着墨较多的一种意象,梨花也经常用来形容惆怅、寂寞的心境。“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这是苏轼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柳叶青绿、梨花洁白,又是一年清明节至,只是人的一生能经历几次清明呢?“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这是刘方平抒发宫娥失宠的幽怨,虽然住在金屋,可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圣宠眷顾,只能天天以泪洗面……这些诗句,或以花拟雪,或以雪拟花,或以花拟人,或以人拟花,无一不令人动容。

兰花,很美;梨花,也很美。不经意间它们相遇了:春风微拂,花儿



盛开,萍水相逢,乱了心怀。或惊艳,或素雅,或活泼,或娇媚,凡是入了心的,都是美的。满树白花胜雪,遍地紫云如霞,那才是春天的颜色,才是真正的“春暖花开”。这个季节,因为它们的相遇,又能衍生出怎样的人间佳话呢?一个是纯纯的白,一个是柔柔的紫;一个是多情公子,一个是小家碧玉,如珠联璧合,如鸾凤和鸣,这是自然的绝配,是三生三世的缘分。一颦香气袭人,一笑羞媚似缕,如果以音乐比,一个是向晚塞外的号角,一个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箫音;如果以人比,一个是羽扇纶巾的周郎,一个就是初嫁的小乔,回眸一笑,百媚纵生。在温暖的春风里,梨花俯视着兰花,兰花仰望着梨花,我注视着它们,我被他们的美惊艳了。古人曾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幸相逢,不负此生。遇见,是生命中的缘分;遇见,是前生未了的情愫。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前世的冥冥注定。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那么这场一眼万年的相遇,又经历了多少次的望眼欲穿?

红尘喧闹、车水马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要用踏遍河山的步履,走好脚下的每一步;用历经浮沉的心智,温情感受每一天,感受每一次一见倾心的遇见。让我们静静地期待,期待在最美的年华里,那场美丽的遇见。

桃李不言自成蹊

□尧 益

最近,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出圈了。

细心的人会发现,近一年来,抖音、快手等平台,特别是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自办的公众号、视频号推出了一批本校师生亦歌亦舞的视频,师生那自信的舞步,流畅的歌声,悠扬的旋律,无不展示着这所学校昂首向前的姿态。

“想不到山城阳泉还有这么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这是我的惊叹,应该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太行山风掠过沃尔玛广场的吉他琴弦,卷起南山公园台阶上的蒙古舞衣袂,当《云宫迅音》鼓点与《步步高》的二胡在短视频中交织,阳泉这座煤铁之城正以艺术的韵律重塑筋骨。如果说阳泉地标广场的这些表演是快闪的话,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师生们在校园各个场所的精彩展示就是一种常态。在琴房四手联弹《邮递马车》,在操场高唱歌曲《向往》,侧空翻、旋子、侧手翻的身影掠过舞蹈室的镜面,如同一簇簇火苗,点燃了山城沉寂已久的文艺星空。他们敢比肩“网红院长”姜铁红,《奔腾》《走马》等蒙古舞跳出了阳泉艺校的气势;《风吹麦浪》的吉他声仿佛是行进汽车中播放的CD。这一个个翩跹的舞姿与悠扬的琴声在镜头中呈现,为这座工业之城披上了一层流动的艺术霓裳。在太行山麓的群峰之间,阳泉文化艺术教育的根系正悄然生长出葳蕤枝叶。

这些变化,应该归功于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深厚的基础。这所学校走出了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聂建华、中国歌舞剧院导演舒平、山西大学艺术系教授高璐等。这些变化,应该还得益于学校立足新时代,把握新变化,联合校外共同办学开辟实训新领域的探索。三和云长(阳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5家实习实训基地揭牌,就在这种办学理念下应运而生。

当聂建华、舒平等明星大腕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培养出这么多杰出的人才。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艺校培养的不仅仅是这些耀眼明亮的大腕,也为阳泉文化艺术事业培养了一批本土型骨干人才,正是这些人支撑和正在壮举着阳泉文化艺术事业的基础。市晋剧院院长刘卫平、阳泉艺校原校长王树敏等都在晋剧和群众合唱等领域取得值得骄傲的成绩,他们也曾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

华为公司任正非曾有过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重点是向北大和清华的学子们讲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走在基础进步的大道上的。板凳要坐十年冷。

阳泉的文化艺术事业需要人领军,但更需要人在基础上用心培养和浇灌。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就培养出一批这样的人才,他们就像螺丝刀铆在文化艺术各个部门,默默奉献,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就像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阳泉市展览馆馆长李左峰就是这样一个人。许多年前,他还是阳泉艺校美术班里对着石膏像描摹的少年,现在,他成为这座城市隐于幕后的文化根基的守护者之一。

甘为人梯,甘作嫁衣,甘心铺垫。一次次成功的画展,一场场



圆满的活动,人们只知道主办单位的光艳和亮丽,而很少有人知道李左峰和他的团队背后付出的辛苦。当聂建华的歌声依然回荡在桃河两岸,舒平的舞姿依旧浸润着山城夜色,而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隐于舞台背后的身影——他们以展馆为砚台,以活动为墨痕,将阳泉的文化星空勾勒得璀璨夺目。不仅承展,而且邀展。只要为了阳泉文化艺术事业,他们把困难留给自己,用辛苦和泪水去吞咽,而把光艳给艺术家、书画和摄影爱好者。虽然有时候展览活动应接不暇,但他们也没有停下物色、关注、留意阳泉文化艺术界才露尖尖角的“小荷”。邀展、优先保障,这些温暖的举动让一些在法国巴黎卢浮宫都进行过展览的大家都乐意在这里布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阳泉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赵华双就先后多次在这里开展,今年还特别和他的弟子王晓凯在这里举行“丹青绘梦 匠心传承”中国画作品师生展。当人们惊叹于赵华双水墨画展中太行风骨的磅礴时,鲜少有人知道,是李左峰和他的团队在深夜与策展团队逐帧调试灯光;当中国书法家会员、书法家李奎章的书法长卷在会客厅永久陈列时,亦少人知晓,是他奔走经年为这批墨宝寻得栖身之所。退休职工、年轻学子,他们羞羞答答的首次亮相、树立信心,也是在这里。那些粗粝的线条与名家墨宝共享同一片灯光,恰似太行深谷与主峰共沐晨曦。累计策划的百余场展览,推出几十名文艺新人,如同他埋进土壤的种子,终在时光里长成连绵的绿荫。

李左峰为人谦逊低调,诚恳实在,不事张扬,总说自己是“展览馆的脚手架”。在“流量即王道”的时代,李左峰是逆流而行的拾穗者。他甘愿俯身托举,不仅为专业画家、书法家提供舞台,还为业余画家、书法爱好者提供阵地。他把阳泉展览馆打造成了阳泉的“文化会客厅”。

太行山风过处,总有些草木在岩缝间执着生长。当“阳泉艺校”四个字伴着短视频的浪潮席卷网络,师生们又一次在北山公园的晨光里起舞,在百团大战纪念馆的台阶上奏响《团结就是力量》,这座煤铁之城又有了跃动的艺术脉搏。那些将舞台让给星光,把心血化作春泥,以自身一己之力为这片文化厚土默默耕耘的众多的李左峰们,也是阳泉文化艺术繁荣的基础力量。相信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在造就出“向上捅破天”的人才的同时,也能为阳泉文化艺术事业培育出“向下扎到根”的根基力量。

阳泉市文化艺术学校的明天会更好,这是全市人民的期盼。

缕缕眷恋系老宅

□魏润田

半夜醒来,泪水悄然滑落,脑海中闪过一幅幅或完整或残缺的童年画面,仿佛时光倒流,我再次走进了故乡的老宅子。

沿着村里那条被岁月夯实的土路,慢慢走到村子中心,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座土灰色的破旧大门,摇摇欲坠,仿佛随时会倒塌。那是北方常见的老式门楼,门顶的瓦片残缺不全,稀稀落落地长着几丛杂草,两扇破旧的木板门在风中吱呀作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穿过大门,沿着老宅那溜光的青石铺就的幽深院面,走进了一个高大院落。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早已倒塌的磨坊静静地躺在角落,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层次错落的窑洞,有的高,有的低,青石砌成的前墙上挂着每年一换的毛头纸糊的木头格子窗户,窗上贴着红红的窗花。犄角旮旯里堆着各家的鸡窝、煤堆,虽然布局杂乱,却让人觉得每一处都不可或缺。

忽然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三

五人组成的包工队。住在第一户的父亲独自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村里第一个新式的铁皮大门很快建成。破旧的磨坊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杂物间,却从此成了每逢雨天便漏成“水帘洞”的建筑。

进入20世纪80年代,老宅子也在悄然变化。缝缝补补,拆拆建建,陆陆续续搬走了许多户人家。最里面的几户已经常年锁门,屋前杂草丛生,唯有过年时贴上的红对联,还能彰显主人的存在。我家的前院也铺上了新的砖面,玻璃窗替换了纸糊的窗格,年年都在变化。而我,随着求学的脚步,从老宅的主人变成了常客,甚至稀客。唯有父母,依旧长年坚守在那里。

儿时的老宅子,春夏秋冬、白昼黑夜、晴雨雨雪,带给我的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随着年龄

的增长,那段记忆却愈发清晰,成为我心中难以磨灭的影像。就这样,混混沌沌地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村里开始拆迁。随着铲车的轰鸣声,老宅子寿终正寝。

我家搬进了新楼,未来的某一天,这里或许会成为我孩子的“老宅子”。值得一提的是,那座曾经由父亲独资修建的铁皮大门,在拆迁时不得不由土地证上的四户人家平分。这一细节,也见证了其中的世故人情。

老宅子的消逝,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但它在我心中留下的记忆与情感,却永远不会褪色。那些童年的欢声笑语、家族的温暖、邻里的情谊,早已深深扎根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前行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嘉河杯·唤醒乡愁”

主题征文